

也谈清溪、三峡、平羌江

詹虎

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

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

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二十五岁出川途中写下的《峨眉山月歌》，短短二十八字，巧妙地用了五个地名。其中“平羌江”、“清溪”、“三峡”历来都无定论，这给文学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。美国汉学家华生（Burton Watson）在《中国抒情诗歌》中承认，这首名诗有其特殊的艺术效果，但“外国读者无法正确估计地名会引起中国人的何种感情”^①。为了探索诗中的确切地名，近年来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关文章，使问题有了新的进展。这里，自己不揣管见，谈谈对此诗的学习体会，希望求教于诸位专家和读者。

一、“青衣江”与“平羌江”

李白诗中的“平羌江”，各种选本基本上采用清代王琦之说，即认为平羌江是从雅安流至乐山的青衣江。这个解释是存在问题的。

诚然，流经雅安、洪雅、夹江等地的青衣江在唐代称为平羌江，这见于李吉甫所撰的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二：“平羌水经（严道）县东二里”，“青衣水一名平羌水经（洪雅）县南一里”。但是，古代地名复杂，青衣江别称平羌江，并不等于岷江就不可以为平羌江，也不等于李白诗中的“平羌江”就是青衣江。由于异地同名，同地异名，一名数地、一地数名的情况比比皆是，我们不

能只考察青衣江就轻易作出结论，而应该对李白出川必经的、流贯平羌郡、县的岷江也作一番调查。

首先，让我们看看历史上平羌郡、县的地理位置变迁与岷江的关系。

《四川郡县志》卷七“历代疆域沿革考”：

〔平羌〕《旧唐志》：后周置也。（宋）《环宇记》：“本汉平羌戍。在荣州应灵县理。深谷成是也，后周保定元年置平羌县。因平羌山^②为名。属平羌郡^③。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嘉州。仁寿元年獠叛。大业七年移就大江^④。（唐）宝历二年移于开峡驿^⑤。去旧县十五里。”又云：在“州北三十里”。（唐）《元和志》平羌县下云：“南至州十八里^⑥。（隋）开皇四年改州理平羌县为峨眉^⑦。仍于今县东六十里别立平羌县。大业十一年夷獠侵没移于今理。”（宋）《舆地广记》：“有熊耳峡^⑧。诸葛武侯凿山开道。盖今湖溪峡云。”治今乐山县北二十五里。

又《舆地纪胜》卷一百四十六：

〔故平羌县〕国朝（宋）熙宁五年省平羌县入龙游县^⑨为平羌镇。

引文说明：平羌县自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建置到北宋熙宁五年省县为镇，其治所虽多次迁徙，但都在今乐山市附近的岷江河畔。李白作诗时，平羌县治就在今天的关庙一带，宋代的平羌镇也在今天的板桥。“平羌”名称，同李白诗中的平羌江当然有关系。清代王琦也说：“平羌江水，即经流平羌县中之水也。”^⑩如果说青衣江为平羌江是因下游经流平羌县境得名，那么贯通平羌县治的岷江更能别称平羌江。

事实上，平羌县一带的岷江就叫平羌

江，甚至还称作“青衣江”。这一点，可惜历来被诠释者忽视。就是编收详尽的《地名辞典》对此也混淆不清，一方面引《方輿纪要》列出三条青衣江；一方面又未经细辨，只肯定雅州一条。下面仅举几例说明事实：

青神县青衣水在中岩下，一名平羌水。

——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山川典三百一卷

平羌江上首空回，慈姥岩前定把杯。

——范成大《次韵代答刘文潜司业二绝》

归采瑞草桥⑩边路，独游还佩平生壶。慈姥岩前自唤渡，青衣江畔人争扶。

——苏轼《与王庆源诗》

甲申早，出（中岩）山，放船过青衣入湖瀼峡，由平羌旧县至嘉州，日未哺。

——范成大《吴船录》

古代习惯以地名为江名。雅安的青衣江，是由汉代于此置青衣县得名；岷江称青衣江，是由西魏恭帝于青神县置青衣县得名；岷江又称平羌江，正是由平羌郡、县得名。宋代诗人范成大点明平羌江在慈姥岩下，慈姥岩即位于今青神瑞丰公社的中岩，这在范成大其他诗和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以及许多地方志中均有明确记载，可见这段岷江自古以来就别称平羌江。在平羌县废除之后的宋代如此，在平羌县存在的唐代更应如此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李白写此诗时“平羌江水”还不是当时的普遍称呼，由于诗词中的江名往往带有文学色彩和主观性，“平羌江水”也是完全可以入诗的。

既然青衣江和岷江都别称平羌江，那么李白究竟泛舟何处呢？

若李白泛舟青衣江，则与实际情况不合。泛舟青衣，目的显然与游峨眉有关。然李白早在二十岁左右便开始登临游览蜀中名胜，几年间已经“巴国尽所历”、“历览幽意多”，不会临到出川东游，行色匆匆之际才去登峨眉山。李白此诗作于秋季，而当时的峨山“一岁惟盛夏可登，过此月则寒不可入也。”^⑫这也佐证了李白不大可能此时去峨眉。何况峨眉到嘉州，从来都是驿道往还，只有苏稽

镇东边的徐浩，才能搭乘青衣江上的船只，前面不远就是大渡、青衣两江合流的草鞋渡（过去来往的渡口设在这里）。在这距离极短的一段水路上，根本不可能有“清溪”驿。而且青衣江下游“水汹涌甚险”（范成大），也不可能“夜发”，更谈不上在险流中去观赏那“影入平羌”的“峨眉山月”。由此看来，李白于出川途中泛舟青衣江是不可能的。^⑬

而岷江，从来就是成都到嘉州的必经之道，也是从蜀都赴荆楚的交通要脉。历代很多著名诗文人都曾往返其间，留下不少遗迹。《蜀中名胜记》载，板桥下游锦江山麓“有太白亭在焉，相传太白读书于此，黄鲁直作亭其上。苏子瞻诗云：‘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谪仙此语谁解道，请君看月时登楼。’”《輿地纪胜》又曰：“亭与峨眉相直，即太白题诗处。”不少史籍还记载李白在平羌三峡留有石刻“夜来月下卧醒，花影零乱，满人襟袖，如濯魄于冰壶也。”平羌一带水势平缓，有夜发条件，陆游《师伯浑文集序》就有“夜且半，舟始发，去至平羌……”记载，而且也合“影入平羌江水流”意境，这些都充分说明李白是泛舟岷江。

如果我们认为，峨眉山月影入青衣江较岷江为近，从而判断李白诗中的“平羌江”即指青衣江，这就不合李白诗意。其实，“峨眉山月”一是言其高，二是言其在峨眉山方向。这完全是虚写，不管是青衣江还是岷江，晚上都不可能见到峨眉山。如果以孰近孰远作为比较，处于峨眉山附近的岷江和青衣江问题还不大，但李白的“峨眉山月照秦川”，“月出峨眉照苍海”^⑭也就不好理解了。

二、板桥与“清溪”

李白既然是泛舟岷江，“清溪”当然只能在岷江沿岸，而不可能在青衣江上。自从

南宋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中记载“清溪驿在嘉州犍为县”后，多为历代注家引用。但这个“清溪驿”不可能是李白诗中所指。乐山文管所罗孟汀先生最近写有《〈峨眉山月歌〉地名谈》^⑮，认为犍为清溪“位置在岷江一条支流清水河（即马边河）畔，距离岷江还有二十华里，并不在岷江河边。”因而李白诗中的“清溪”，就是位于平羌峡南口，距乐山四十五华里的板桥溪。《乐山县志》载：“板桥溪，出峡口五里，廛居十余家，高临大江傍岸，清邑宰迎大僚于此，盖唐时清溪驿即宋平羌驿也。”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。前面已谈到，唐代平羌县治在板桥下游关庙一带，宝历年间移治板桥，宋熙宁五年省县为镇。故移治前板桥称清溪驿，移治后为平羌驿，省县后又叫平羌镇。

与李白同时代的杜甫，在公元765年离开成都，沿岷江举家东下时，写有《宿清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》：“漾舟千山内，日入泊枉渚……”这里的“千山”，很象是连绵蜿蜒十五华里的犁头、背峨、平羌三峡。从三峡出口，恰好就是停泊船只的板桥。若杜甫诗中的清溪驿是指犍为清水溪，而清水溪又在马边河，杜甫全家怎么会逆流去此处呢？

唐咸通年间嘉州刺史薛能由嘉州上溯成都，途中写有《舟行至平羌》：“貔虎直沙壩，岩更护早眠。簇霜孤驿树，落日下江船……”诗中“平羌”“孤驿”即平羌驿，咸通在宝历之后，故不再称“清溪驿”。

陆游在《离嘉州宿平羌》诗中写道：“初挈囊衣宿水村，萧然一扫旧巢痕……淡烟疏雨平羌路，便恐从今入梦魂。”诗中“平羌”、“水村”即平羌镇。陆游诗描写平羌较多，不再枚举。

此外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职方典卷六百二十五还记载，“平羌水驿站，船四只，年有修造费，水夫，庖子、厨夫若干名，月支工食费。”这种专供官役差遣的铺递制度直

到清初才予以裁废革除，于此可以想见当年商旅云集、船舶往返的繁盛景象。^⑯

以上足以说明，板桥历代都是成都至嘉州的重要水驿站，来往船只常常于此停泊。李白泛舟岷江，于此邂逅是很自然的。根据诗意，“清溪”指板桥也是比较可信的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嘉州在唐天宝年间置犍为郡，板桥即在郡内。王象之是否将“清溪驿在嘉州犍为郡”误作“清溪驿在嘉州犍为县”，姑且存疑。

三、“三峡”与“峨眉山月”

关于“三峡”，一说指平羌三峡，一说指巴东三峡。为了明确“三峡”的确切地点，我们可以先来探索“思君不见”的“君”究竟指什么。

清代沈德潜在《唐诗别裁》中注曰：“月在清溪山峡之间，半轮亦不复见矣，君字即指月”这个见解笔者是赞成的。

李白愤世嫉俗，洁身自好，这种性格使他与明月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李白许多诗中，明月已经赋与了人的感情，总是与诗人相随作伴。再联系李白二十五岁初出四川，是怀“四方之志”、“辞亲远游”。若解释为思念渝州的朋友，恐怕不合李白此行的目的。何况诗题就叫“峨眉山月歌”，歌咏的对象显然是“月”而不是“人”。李白五岁起在蜀中度过二十来年青春，对家乡非常热爱。现在将要独自出川（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），触景生情，才自然吟咏起“峨眉山月”。“峨眉山月”既是家乡的象征，又是理想的寄托。吟咏美好的“峨眉山月”，正表达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和游子对家乡的眷念。

从实际地形看，“思君不见”也符合平羌峡一带情况。岷江过青神中岩即西南折，正对峨眉山。明代诗人杨慎在《游中岩》等诗中写道：“帆开山吐月；钟动水连云”^⑰，“云从青衣来，月自峨眉吐”^⑱。岷江进入

小三峡后，则蜿蜒数折，过板桥又南折，东岸是平川，西岸仍有平羌峡余脉遮挡峨眉山。清代诗人易佩坤在《青神舟中望峨眉》中描写道：“青衣江上雨初晴，遥见云端苍翠积。舟人谓是峨眉峰，相距百里了可识……俄顷南下几曲折。忽失遥峰不可寻，但见平峦障空碧……”。^⑩

我们可以这样设想：当李白泛舟岷江时，位于峨眉山方向的半轮秋月映照在平静的江水之中，显得格外皎洁明亮。但诗人路经板桥，曾小作盘桓，待到“夜发”此地时，也许明月西沉了，也许被隐没于云雾之中，也许是西岸江岩遮挡了视线，这就引起了诗人强烈的“思君”之情。他多么希望“峨眉山月”伴随自己的旅程啊！他自信在“向三峡”、“下渝州”途中，“峨眉山月”还会来相随作伴。真是人爱明月，月解人意。李白在《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》中回忆道：“我在巴东三峡时，西看明月忆峨眉。月出峨眉照苍海，与人万里长相随。”可见这次旅途峨眉山月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。李白越远离家乡，就越思念“峨眉山月”，以致希望有朝一日，“一振高名满帝都，归时还弄峨眉月。”（同上）

理解诗中“君”的含义，对于我们考察“三峡”所指是有所启迪的，巴东三峡历来就是诗人墨客吟咏的对象。早在唐以前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就记下了脍炙人口的民谣：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。”古乐府诗、汉赋等也有很多歌吟三峡的句子。长江三峡应该是青少年时代诗人向往的地方。《峨眉山月歌》中的“向三峡”，显然是指巴东三峡。理由如下：

第一、古人以岷江一脉贯通东海，自蜀都沿岷江出川谓之“下峡”，“出峡”，故巴东三峡与岷江紧密相承。杜甫诗《赠岑嘉州》有“外江三峡且相接”句。

第二、李白有辞亲远游打算，二十一岁时就写有《登锦城散花楼》：“暮雨向三峡，

春江绕双流。”李白登楼正是为了“极目散我忧”，故思绪较远，若指嘉州三峡实在与情景不合。何况《送友人入蜀》中“芳树笼秦栈，春流绕蜀城”语意与此二句相似，由“秦栈”可推“三峡”也在蜀国边界。李白一旦踏上东游旅途，自然更会联想到将要经过的巴东三峡。

第三、“峨眉”与“三峡”应该是相称的名山大川，在李白诗中，二者常常相提并论。如赠江夏（今湖北境内）韦太守诗：“江带峨眉雪，川横三峡流”，又如前面所引“我在巴东三峡时，西看明月忆峨眉。”这是对《峨眉山月歌》中“三峡”的最好解释。

第四、唐宋史籍根本就没有嘉州“三峡”的记载，“犁头峡、背峨峡、平羌峡”的称谓仅见于《乐山县志》等资料。李白集中所提到的“三峡”，也都是巴东三峡的简称。作为造诣极高的“诗仙”，他决不会将人们熟称的“三峡”写进诗中而让读者相信这指的是嘉州三峡。当今的文学作品也无此例。

主张嘉州三峡的诠释者认为，“三峡”是诗人的直接去向，渝州是此行的目的地，因而“三峡”只能在清溪至渝州之间。这显然是对诗句理解有偏差。

在李白诗中，“下”字一般有两个意思，一是指“从某地而下”如“早晚下三巴，预将书报家”，“五月南风兴，思君下巴陵”^⑪。二是指“去向某地”。如“濯锦清江万里流，云帆龙舸下扬州”^⑫，“桃花飞绿水，三月下瞿塘”^⑬。根据诗意，“下渝州”属于后者。但这个“下”又不等于“过”、“到”，李白诗中三者有明显区别。“过扬州”^⑭是经过扬州，“到幽州”^⑮是到达幽州，而“下渝州”只不过是表明方向，是写动作，不是写动作的目的。

李白诗中的“向”，也是表明去向。如“直向彭湖东”^⑯，“直向使君滩”^⑰。这里的“向”是介词，“向三峡”不是“过三峡”，也不是“到三峡”，更不是“背三

峡”，而是向着三峡行舟，表明顺江而下。这也证明“三峡”并非板桥上游的小三峡。

诗歌节奏性强，跳跃大，加上诗人神思飞驰，决不会把思路局限于一个小范围。这个特点岂止李白？杜甫诗“便下襄阳向洛阳”^②，“下襄阳”的目的正是为了“下洛阳”。陆游诗“造朝下白帝，吊古游青神”^③也是很好的证明。青神县接嘉州三峡，白帝城连巴东三峡，若以为巴东三峡离题太远，陆游也不该这样写了。

所以，渝州不是诗人此行的目的地，“三峡”指巴东三峡完全合乎情理。李白“向三峡”、“下渝州”，出川东游，希望家乡的峨眉山月伴随他的旅程，这正是此诗的用意。

注释：

- ① 《文学研究动态》1982年第3期。
- ②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职方典六百二十七卷：平羌山在（夹江）县东十五里。
- ③ 后周保定四年置平羌郡与平羌县及嘉州同治，参见同书表解。
- ④ 即岷江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二：“大江一名汶江”，经（青神）县东三里。”
- ⑤ 今乐山板桥。《蜀中名胜记》卷十一：开峡驿“有太白亭在焉”。《舆地纪胜》卷一百四十六：“太白亭“在平羌镇锦江禅寺”。《嘉定府志》：“锦江山，城北三十里……上有太白亭。”

- ⑥ 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一百四十六：“在州南十八里”，误。王琦“其地在今嘉州之南十八里”，亦误。“南至州十八里”即在州北十八里。同书青神县“北至（眉）州六十里”可证。其地在今乐山关庙一带。
- ⑦ 今乐山市，不是今峨眉县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一：“（开皇）九年又于峨眉山下别置峨眉县。”
- ⑧ 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一：“熊耳峡在（平羌）县东北三十一里。”
- ⑨ 今乐山市。《舆地广记》地二十九：“龙游居青衣水口”。《元丰九域志》卷七：龙游县辖符文，苏稽，安国、平羌四镇。四镇皆不在夹江。《太平环宇记》卷七十四：“唐武德元年复立嘉州……领龙游、平羌、夹江……”，故王琦“龙游县即今之夹江县”乃误。
- ⑩ 《李白集校注》566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⑪ 在故青神县西。见《蜀中名胜记》卷十二。
- ⑫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山川典一百七十四卷。
- ⑬⑭ 参见陈德忠《“夜发”清溪与“向”三峡》一文（《文史知识》1982年第3期）。
- ⑮ 《峨眉山路歌送蜀僧宴入中京》，《李白集校注》55页。
- ⑯ 载《乐山市志资料》1982年第1期。
- ⑰ 《蜀诗》卷五。
- ⑱ 《和余懋忠青衣别后追寄之作》，《升庵全集》卷十七。
- ⑲ 《晚晴诗话》卷一百五十四。
- ⑳㉑㉒㉓㉔㉕㉖ 《李白集校注》326页、540页、1309页、732页、728页、867页、1074页。
- ㉗ 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《杜诗详注》968页。
- ㉘ 《陆游集》226页，中华书局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文系学生）

（上接第15页）

这就使新托马斯主义目前仍有兜售的市场。

第三，新托马斯主义者在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，采取种种“新”的手法，掩盖它的神学唯心主义本质，迷惑了不少人。例如，他们不象中世纪经院哲学那样公开敌视科学，反对理性；更不象古代教父学那样赤裸裸地鼓吹“世界的本质是上帝”，“上帝创造一切”，而是戴着“科学”的桂冠，打起“理性”的旗号，侈谈所谓“实在论认识论”。这就给人一种假象，仿佛他们是尊重

科学、重视理性的，他们的认识论还是“可取”的。然而假的终归是假的，只要我们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武器，认真分析和研究新托马斯主义的认识论，剥去它科学的伪装，撕掉它理性的面纱，揭透它神学的本质，就会逐步缩小以至消灭新托马斯主义的销售市场，清除新托马斯主义在人们中的不良影响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：“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。”“谬误在天国中的申辩一经驳倒，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第1页）